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瞬间与永恒

第四辑

人物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 匯 出 版 社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瞬间与永恒

第四辑

人物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 匜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杨建英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四辑(1976—1999)

瞬间与永恒

人物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0000

印数:1—10000 印张:17

ISBN7-80531-585-X/I·75

定价:26.00 元

邓小平与他的全家。



1986年1月，
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杨振宁（左）与吴大猷摄于石溪。



吴健雄、袁家骝和儿子
子纬承合影。



1993年5月，
荣毅仁副主席和
夫人杨缵倩女士
在无锡。



包玉刚与邓
小平在一起。



巴金与外国友人在一起。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

经开始了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 20 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 1996 年起逐年推出,到 1999 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年初先推出第四辑六卷。年底将推出最后第五辑四卷。

编 者

第一辑

伟人与过客(1900-1949)

苦难与风流(1900-1949)

天堂与地狱(1900-1949)

东方与西方(1900-1949)

第二辑

辉煌与苦涩(1949-1966)

平凡与崇高(1949-1966)

第三辑

神圣与荒诞(1966-1976)

疾风与劲草(1966-1976)

炼狱与圣火(1966-1976)

虔诚与迷乱(1966-1976)

第四辑

挑战与抉择(1976-1999)

此岸与彼岸(1976-1999)

瞬间与永恒(1976-1999)

忧思与希望(1976-1999)

回眸与沉思(1976-1999)

人道与天道(1976-1999)

目 录

前言	(1)
我爱我的父亲	邓 林(1)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29)
几番风雨忆周扬	龚育之(63)
荣毅仁先生	建 华(103)
照澜院里钱伟长	常 青、王宗仁(113)
十年风雨情	章含之(126)
王光美：一位母亲与一千万母亲	支东升(149)
雪山之子	邢军纪、刘福波(160)
船长	柯 岩(209)
大雁情	黄宗英(235)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萧 乾(263)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周 明(280)
我的爸爸曹禺	万 方(293)
历史学家黎澍的品格	丁守和(307)
遥寄张爱玲	柯 灵(331)
绝唱	陈 钢(341)

我的路·····	刘晓庆(351)
哥德巴赫猜想·····	徐 迟(395)
难忘的回忆·····	华罗庚(421)
父亲和我·····	杨振宁(429)
李政道与中国·····	顾迈南(441)
丁肇中的科学之路·····	桂 峰(451)
她有多少孩子·····	理 由(464)
物理学第一夫人吴健雄·····	江才健(484)
船王包玉刚·····	铁竹伟(494)
编后·····	(538)

邓 林

我爱我的父亲

1997年2月19日——爸爸走了，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这一年，爸爸九十三岁。

日转星移，岁月如梭。

每当我走进我们家的院子，不禁思绪万千。算起来，爸爸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爸爸是非常钟爱我们家的这个院子的。他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这里的每一棵花、草、树木都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跟随着他的脚步，一天天长大，一年年成熟。当年那几棵石榴树，如今已高过房顶。到了秋天，果实累累，压弯了枝头，火红的石榴绽开裂口，露出一颗颗石榴籽，红白相间，像宝石般晶莹剔透。核桃、柿子、海棠、葡萄熟了的时候，引得小鸟、鸽子、灰喜鹊常来光顾。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还有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那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一棵高，另一棵稍矮，枝叶互相拥抱着，并肩站立，好像是我们的爸爸和妈妈相依相伴。我们就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双龙树”，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属大龙。到了隆冬时节，万木已经凋零，我家院子里却还是绿色常新，松青依旧。

如今，每一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仿佛依然能听见爸爸在院子里散步的脚步声；走过他的办公室，我好像又看见爸爸还坐在

他那张套着土黄色布套的旧沙发上，静静地读报，专心地批阅文件；我似乎还听见，孙子们在爸爸的身旁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家里一切都显得平静如常，好像爸爸并不曾远行。

每一天，当我走在大街上，看见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人们匆忙的脚步、街市日新月异的面貌，显示着活力和勃勃生机。正如爸爸生前所期望的那样，人民在满怀希望地辛勤工作，我们的祖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

而在我心里，总是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和我们在一起，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在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

我是家中的长女，1941年9月11日出生在太行山。

我的降生，本应会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正在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的境地。军情紧急，爸爸无法带着我率兵打仗，刚刚出生七天的我，就被托付给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抚养。两年以后，当我被接回到父母身边，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的营养不良，多种不知名目的疾病，使我衰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父母心疼之至，却不得不把我又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因为爸爸还在打仗。我身体太弱，常常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到外面去玩耍。一天，刚刚两岁的我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突然，我的棉袄袖子被炭火烤着了，我拼命大哭。终于被一个小战士听到，救了我，否则我可能就被烧死了。直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烧伤的疤痕。妈妈常常对人说：“邓林小时候真是受了不少的苦。”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

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下了大决心,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那种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我的体质虽然仍不能和我的同龄人相比,但我却也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做出成绩。我知道,这一切是爸爸、妈妈给予我的。

全国解放后不久,爸爸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家搬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我们从不娇惯。小学,我们三个大孩子上寄宿学校,每星期自己坐公共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我们。爸爸信任妈妈,相信她带出来的孩子都是好的。他们两个,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非常和谐、默契。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正直,善良,质朴无华,也都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妈妈曾经说过:“你们五个都已成才,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你们在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兢兢业业,力所能及做出成绩来,妈妈高兴,爸爸也高兴!”我们可以自慰,我们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

我的妈妈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投身抗日,到了延安,1938年和爸爸结婚。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一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爸爸、妈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小时候,每个星期天,妈妈都会为我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

参观啦、郊游啦、看电影啦……妈妈带我们一起浇花、种菜，教我们女孩子打毛衣，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生活自理能力。爸爸喜欢打桥牌，妈妈就自己先找人请教，她学会了以后再教我们。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学打桥牌，只是大胖子朴方和楠楠打得最好，多年来一直是爸爸的好搭档。妈妈自己也经常给我们讲科学知识。关于核裂变的原理，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妈妈讲的。我的弟弟、妹妹有三个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概也是受了妈妈的影响。

我的身体多病，学习有些困难，曾几度休学。妈妈鼓励我说：“要发愤图强。”爸爸说：“不是发‘愤’，你不是跟谁生气。你应该奋发图强，自己振奋起来，争取好的成绩。”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让我学习画中国画，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我十分感谢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美好！我们无忧无虑，我们快快乐乐，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还当学生干部。回到家里，我们感到温暖，充实。说句实话，那时候，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只知道爸爸是党的干部，为党工作是他的天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都爱我们的父亲，我们都爱我们这个家。

但是后来，我们没有家了。那个疯狂的年月打碎了一切。

1966年6月，一场风暴无情地摧残着整个中国大地，一切尊严、秩序都被扫荡殆尽。法律、信念、道德、感情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正直的，无所适从；疯狂的，随心所欲。中国正在向何处走去？！

当时，我的父亲还正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曾期望能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挡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爸爸被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爸爸被彻底打倒了。

我们的爸爸，那个曾经出生入死、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爸爸；那个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受人尊敬的爸爸——他和我们的妈妈并排站在院子中间，被人群围着。人们吼叫着，挥舞着拳头，凶狠地强迫爸爸、妈妈低头、弯腰……我们几个孩子被惊呆了，心里害怕极了！

我回到学校。学校早已经没有课上了。到处口号声震天，大字报铺天盖地。熟悉的面孔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呵斥、批斗、谩骂、吐口水……我觉得我们全家像是被一阵恶风浊浪抛向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

“好心人”跑来劝我说：“赶快和你爸爸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吧！”我哭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爸爸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更不明白，我和我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运动刚刚开始不久，我曾经问过爸爸：“我们该怎么办？”

爸爸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命运逼迫我们去了解父亲，认识父亲。我们必须独立思考，不能有任何依赖、幻想。

我和两个妹妹骑上自行车，跑到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想看看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只看到“白猫黑猫”等几条所谓的“罪状”。

爸爸没有问题。我们自己这样认为。

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